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初版

(37506P)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一冊

定價 國幣捌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編輯者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編輯委員會

發行人

朱經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地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編輯委員會

傅斯年（主席，夏鼐代行）

陳寅恪

趙元任

李 濟

勞 幹（常務）

國立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十六本

目錄

秦漢間之所謂「符應」論略	陳 槃
論漢代之陸運與水運	勞 幹
苗傜語聲調問題	張 琨
荊汭林莊子司馬彪注考逸補正	王叔岷
畚民圖騰文化的研究	凌純聲
說文筆	遂欽立
形影神詩與東晉之佛道思想	遂欽立
魏晉南朝的兵制	何茲全
釋甥之稱謂	芮逸夫
遼史複文舉例	傅樂煥
漢晉遺簡偶述	陳 槃
李如松征東考	王崇武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出版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VOL. XVI

CONTENTS

On the Term "Fu-yin" as used during the Ch'in and Han Dynasties	CH'EN P'AN
The Land and Water Transportation of the Han Dynasty	LAO KAN
On the Tonal System of Miao and Yao Languages	CHANG KUNG
Remarks and Emendations of Mao P'an-lin's Commentary of Chuang-Tze	WANG SHU-MIN
Studies of the Totemism Culture of Shemin. (畬民)	LIN HSÜN-SHENG
On the Term "Wen" (文) and "Pi" (筆)	LUH CH'IN-LI
Tao Yüan-ming's Poem "Form, Shadow, and Soul," and the Doctrines of Buddhism and Taoism in the East Chin (晉) Dynasty	LUH CH'IN-LI
The Military during the Chin Dynasty and Southern Kingdoms	HO TZE-CHÜAN
On the Kinship Term of "Sheng" (甥)	RUEY YI-FU
Some Examples of Repetitions in the Annals of the Liao Dynasty	FU LOH-HUAN
Notes on the Wooden Records of the Han and Chin Dynasties.	CH'EN P'AN
Li Ju-sung's Expedition against the Japanese in 1592-93	WANG CHUNG-WU

Publish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1947

秦漢間之所謂「符應」論略

陳 槃

壹、序言

貳、符應說之起原

叁、符應說在秦與西漢間

肆、王莽與符應說

伍、王莽作風之影響（上）

陸、王莽作風之影響（下）

柒、符應說之發展結集及其與讖緯產生之關係

捌、餘論

壹 序言

「符應」之說，由來久矣。鄒衍作終始五德之傳，蓋嘗繼承此類舊說而益以「怪迂之變」。海上燕齊方士傳其術，秦漢間思想，此其主潮矣。卮言曼衍，復有讖緯。夫讖緯者，卽此符應說下之產物，亦卽秦漢間人迷信之遺蛻。考史者，首當珍視此等材料，溯其淵原，流變，以及其影響之所屆，庶幾讖緯，歷史，溝通互證，相得益彰。然而有未易言者。

「符應」，諸書或作「符命」，或「符瑞」，或「瑞應」（亦作「應瑞」），或「瑞命」，或「嘉應」，或「福應」，或「德祥」，或「禎祥」，或「祥瑞」，或「祥異」之等，其實一也。作「符應」者鄒衍書，說已因其書與其徒而始顯，故從其稱也。原夫符應思想，本與五帝德說互爲因果，有德者必有符，有其符，是以知其德。二事似不可分。但自漢氏以後，符應事物，寢以彌繁，託者亦衆，就其本身，實另具一種歷史意義，有可以單獨提出探究之價值。顧今所敘述，舉不過邇言粗迹，無甚高論。若夫深微廣遠足以發明鄒衍學說流演之史事，而創通條貫，勒成一家者，則

吾師顏剛先生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之書在。

符應迷信，盛於東西兩京，東京以後，迄未衰歇，但亦不過複演前代之歷史而已，殊無特殊新義。至於撰述篇卷，其附見正史者則有宋書符瑞志，南齊書祥瑞志。其載籍可以考知其事若目者則有三國時魏溫室「圖以百瑞，絳以藻詠」，見魏都賦。吳孫亮作流離屏風鏤爲瑞應圖，凡百二十種，見崔豹古今注雜注。益州文翁學堂圖畫古聖賢及禮器瑞物，見北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一敘自古規鑒篇。（原書作後漢蜀郡太守高朕——一作朕——所畫。按元費著疑或者東漢以前人物高朕所作，至晉張收輩遞增益之。見所著全蜀藝文志四八成都周公禮殿聖賢圖考元注。二說孰是，未詳也。）宋宗炳造畫瑞應圖，南齊王融復加增定，梁庾元威爲盈縮其形制，見庾氏自撰論書（御覽七四八引）。南齊蘇侃撰聖皇瑞應記，永明中庾溫（按，一作蘊。）撰瑞應圖，見南齊書祥瑞志序。陸雲公撰嘉瑞記，子瓊撰續記，均見南史陸瓊傳。隋書經籍志五行類有瑞應圖二卷，（佚名。）瑞圖讚二卷，（元注，梁有孫柔之之瑞應圖記，孫氏之瑞應圖讚各三卷，亡。）祥瑞圖十一卷，（佚名。）祥瑞圖八卷，（元注，侯寬撰。）祥異圖十一卷。（佚名。）歷代名畫記三有大蒐（陳）神芝圖，（元注，十二。）符瑞圖（元注，十卷。行日月。楊廷光。并集孫氏，熊氏圖。鑒按，行日月，文有誤。）祥瑞圖。（元注，十卷。起天有黃道，失撰者。）又古瑞應圖二卷，無撰人名，不知何時書也。舊新唐志雜家類有熊理瑞應圖譜三卷，顧野王符瑞圖十卷，祥瑞圖十卷。日本國見在書目五行家有失撰人名之瑞應圖十五卷。崇文總目天文占書類有佚撰人名之祥瑞圖一卷。（鑒按，瑞應圖大都兼言天瑞，此蓋專言天瑞者也。）目錄類有顧野王撰符瑞目一卷。（金錫鬯輯釋本。）中興書目有瑞應圖十卷，稱不知作者；又云，或題王昌齡撰；而李淑書目則以爲孫柔之。（據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宋史藝文志天文類有佚撰人名之瑞圖，雜家類有魏徵祥瑞錄十卷，胥餘慶瑞應雜錄十卷，佚撰人名之瑞錄十卷，瑞應圖十八卷，魏玄成祥應（元注，一作瑞。）圖十卷。通志圖譜略符瑞類有佚撰人名之玉芝瑞草圖，靈芝圖。以上大略撮舉南宋以前諸家所載符應圖書要目。南宋以後，此類圖書，零殘略盡，見存者唯有唐劉廣之之稽瑞。（後知不足齋本。）其不全者有敦煌出現不知作者並書名之瑞圖鈔本殘卷止存四十事。（伯希和編目二六八三號。有文有圖。日本支那學七卷一號載其文，圖闕。）孫柔之瑞應圖亦祇存輯本。（國朝全書本。）而上善堂書目舊鈔類載述古堂臧本瑞應圖二本，云有錢遵王繪圖，極工，

則不知誰氏所譏，今亦不知尙在人間否。此類書之殘佚故可惜，然究其大體，亦不外根據書傳讖緯，轉相賈販，間或皮傅時事，內容蓋無大差異，此六朝以來殘存舊文，有可徵信者也。然則言符應者，自當於秦漢人之歷史中觀其本源及其流衍。作秦漢間符應論略云爾。

貳 符應說之起原

秦、漢間符應之說，當溯原鄒衍。其書即五德終始。史記孟荀列傳曰：

（鄒衍）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因載其禡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

按所謂「符應若茲」者，呂氏春秋應同云：

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尙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尙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尙白，其事則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於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尙赤，其事則火。（封禪書引小有異同，說見後。）

呂氏春秋引此文不著所出，其實乃鄒氏遺說也。此數說讖緯中今尙完全保存。（別詳論早期讖緯及其與鄒衍書說之關係弟肆。）此外又有一事，周禮春官「鍾師」，「王奏騶虞」，疏：

按異義，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古毛詩說，騶虞，義獸，白虎黑文，食自死之肉，不食生物。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周南終麟止，召南終騶虞，俱稱嗟歎之，皆獸名。謹按古山海經，鄒書云，騶虞，獸。說與毛詩同。是其聖獸也。

按疏所謂鄒書，蓋即鄒衍書。讖緯書言騶虞，亦用鄒說。（六帖等引瑞應書有。）又有直作白虎者，如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白虎見」（類聚祥瑞部等引。）舊說固謂

騶虞爲白虎黑文也。

鄒書言符應，今可考者，僅此寥寥數事。然鄒氏所說與夫讖緯之所由承繼者，當不止此。玩鄒書所謂「禴祥度制」，「陰陽消息」者，本律歷之數與天官占候之事，今讖緯符應之說諸云，「政理太平，則時日五色」（說鄒五引禮斗威儀）；「日合王字，則君臣和同，萬邦協和」（開元占經日辰占邦引春秋等）；「天子動容周旋中禮，則日月五星，不敢縱橫」（占經日占一引禮緯）之等，疑是其類也。所謂「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者，意「南海輸以駁馬」（稽瑞四八等引禮斗威儀），「陵出玄丹」（稽瑞五九引孝經援神契），「海出大貝」（稽瑞四九引禮斗威儀）之等，蓋其類也。

復次，漢書藝文志敍五行家曰：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日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目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歷之數而分爲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爲吉凶而行於世，寤以相亂。

按洪範以人事附合天道，謂天人可以互相感應。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行之序亂者，謂災異應之也。反之則有休徵之祥。所謂休徵者：

曰肅，時雨若。（僞孔傳，君行敬，則時雨順之。）曰乂，時暘若。（君行政治，則時暘順之。）曰哲，時暉若。（君能昭哲，則時暉順之。）曰謀，時寒若。（君能謀，則時寒順之。）曰聖，時風若。（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

又有所謂歲月時日順常及政治清明之徵，曰：

歲月時日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此類卽符應說也。後來讖緯書喜言王政治平則符應如何如何，言陰陽和順則符應如何如何，例如禮稽命徵曰，「出號令合民心則祥風至」（古微書引）；禮含文嘉曰，「王者賜命諸侯皆如其意，則陰陽和，風雨時」（占經甘氏外官占六引）；孝經鉤命決曰，「春政不失，五穀藥。初夏政不失，甘雨時。季夏政不失，地無口。秋政不失，人民昌」（黃氏逸書考引清河郡本。）云云，與洪範說大致相同。藝文志云，洪範有此說，而「其法亦起五德終始」。五德終始故鄒衍書也，則鄒書自有此類符應之

說，方士傳者鄒書，秦、漢間流行之符應說，其淵原在此。（說詳第三、八兩章。）然則識緯中此類符應說，明亦當探本鄒衍。近人主張洪範爲戰國末年之作，多有根據。（如劉節，有洪範疏證，可參考。）然則洪範此處亦襲鄒書耳。志又云，此類思想「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爲吉凶而行於世，寤以相亂。」是方士所傳之說，其間雖本鄒書遺緒，不難見微知著，然方士投機取巧，矯詐詭變，誠爲常事，（說見後）此又吾人言秦、漢間符應者所不可不知者也。

鄒書符應之說，蓋出於古之史官。自古在昔，史官實爲一切「知識」之藏府，神怪之說，亦從此出，故載籍中一切人神怪變之說，大都託之史氏。至其直接表見於故記如卜辭，春秋之等，斯更其明驗矣。

古史官符應之說，當考之于：一巫祝，二占候，三史典。分述如次：

（1）巫祝 巫祝之興，宜在上世。然卜辭以前，其事無可考實者。卜辭，巫作𠩺，（鐵雲藏龜一四三、一。）𠩺，（同上八八、三。）𠩺（咸龜拾遺一、三、八。）諸形，象巫在神幄中，以兩手奉玉事神。（羅振玉說。）祝作𠩺，（殷虛書契前編四、一八、七。）𠩺，（同上六、一六、六。）𠩺（龜甲獸骨文字二、二五。）諸形，象跪於神示之前，有所禱告。（郭沫若說。）巫、祝、史三者與祭祀之關係，大抵自來無甚不同，此處姑不妨借用所謂周官之說明，春官：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按「福祥永貞」者，統六祝言之。此類悉是符應。「福祝永貞」，從其內在言之。符應從其表徵言之也。

巫有男巫（亦曰覡），女巫之別，春官：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筭。春招弭以除疾病。王弔則與祝前。

女巫，掌歲時祓除蠱浴，旱暵則舞雩。若王后弔則與祝前。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

巫之性質，國語楚語下曰：

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

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

合此數事觀之，知巫主通神而祝主贊辭，二者相需爲用。荀子嫉濁世「營於巫祝，信禋祥」。（史記孟荀列傳。）禋祥，卽鬼神之說，亦卽一部分符應之說之所從出者也。以巫祝禋祥相提並論，事實則然也。

巫祝之上，復有太史。春官曰：

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

巫與祝皆太史之屬官。左傳，「閔二年，狄滅衛，因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按，巫祝皆統於史，故史華龍滑與禮孔云「實掌其祭」也。周易，巽，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楚語下，「夫人作享，家爲巫史」。蓋巫爲史屬，故曰「史巫」，或「巫史」。周書金縢，周公「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史記齊太公世家，「史策祝以告神」。祝爲史屬，故得稱「史冊（策同。）祝」。巫祝之統於史，此又其可考者也。周官以巫，祝與史三者平行並列，似乎不相統屬者，其實不然，周官於太史，首云，「掌建邦之六典」。按六典者，禮記曲禮下曰，「天子建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工，太卜，典司六典」。周官所謂六典，蓋卽此六太之典。此六太中，太宗，太祝，太工，太卜均與祭祀有關，（並詳春官又國語楚語下。）而太史實掌之。不言巫者，地卑，故略之爾。

古人祭祀，求所謂福祥，永貞者，其內容，不審何如。商頌烈祖：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賁我思成。

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釁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

約軫錯衡，八鸞鸛鳴。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

來假來饗，降福無疆。

按此祀詩所祈禱者，不過具體提出二事，一者，眉壽。二者，豐年。至云「申錫無疆」，「降福無疆」，甚含混，不知何指。商頌，詩序以爲孔子之先人正考父者，得

之於周之太師，說未知是否可信。（魯語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章炳麟訓「校」爲校讎；王國維云，當讀爲「效」，謂獻也。莫能詳也。）西周後期之祀詩內容，與此似亦不甚相遠，例如：

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周頌執競。）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同上豐年。）

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同上雖。）

禮記言祭祀之符應，視前爲詳。商頌，周頌止云「降福無疆」，「介以繁祉」，吾人不知其命意所在，禮記則較爲具體之說明。按禮記以爲禮者，自天子至於庶人必由之道，故禮運曰，「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禮之事宜多矣，而祭祀爲先，故祭統曰，「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所以然者何，禮運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備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巫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禮運一篇，主題在禮而終之以——

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圻，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

按，此所謂符應也。符應何與於禮，謂帝王能事鬼神，得禮之宜，故神明答之以嘉應也。祭統以爲「禮有五經，莫重於祭」，蓋謂此矣。

禮運所舉符應，讖緯皆有之，膏露，亦稱甘露，見孝經援神契等。（文選羽獵賦注，御覽休徵部一等引。）醴泉，見禮斗威儀等。（御覽休徵部二等引。）器車，亦作木根車，金車，山車，見孝經援神契等。（藝文類聚舟車部，事類賦什物部，清河郡本等。）至於馬圖，鳳皇，麒麟，龜，龍，讖緯書屢見，不具舉。

讖緯家於禮運之說似乎又推而廣之，如曰：

玉石章明，作樂制禮得天心則景星見。（清河郡本禮含文嘉。）

神晉（靈）滋液，百寶爲用則白象至。（說郭五引同上。）

天子得禮之制則山澤谷之中有赤龍。（占經龍魚蟲蛇占引禮稽命徵。）

祭五岳四瀆得其宜則黃雀見。（藝文類聚祥瑞部引禮稽命徵。）

王者得禮之宜則宗廟生祥木。（御覽休徵部二引中候合符后。）

諸如此類，無慮數十百事。按諸云「作樂制禮得天心」，云「神晉滋液」，云「得禮之制」，云「祭五岳四瀆得其宜」，云「宗廟生祥木」，皆指祭祀能達於天道爲言。其說固由來甚久，然其符應事物則與古人詳略故有所不同，此其原因當於下章詳焉。

（2）占候 占候者，觀察日月星雲風氣之變化以定其吉凶徵兆之謂。此史氏之職也。左傳，哀六年，「楚國有雲如（而）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禱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遂弗禱」。太史占候，此其例也。又文十四年，「有星孛，入於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此事豫言而驗，未可信，但其託於太史，要不失爲太史掌占候之一暗示。據春官，掌候望者又有眡祲，「掌十輝之灋，以觀妖祥」。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攸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殺」。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豈詳其官屬則有別，統言之則但稱太史耶？將周官此制非古耶？

春秋以前史官觀象之占，唯晴雨及災祲之說可考，小雅漸漸之石，「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此晴雨之占也。卜辭，「癸酉，貞，日夕又（有）食，隹若」，（靈室殷契徵文天一。）此以日食順之與否爲問也。詩小雅十月之交曰，「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於何不臧」？此災祲之占也。卜辭又有祭星之文，（參考董作賓殷歷譜三交食譜，胡厚宣甲骨學商史篇殷代之天神崇拜。）其用意不可知，但有禍福人之觀念存乎其間，則可知也。福者福應，斯即符應之謂矣。

史記天官書多有符應之說，例如：

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

按識緯書春秋，（開元占經石氏外官占四引。）春秋運斗樞，（同上引。）春秋文耀鉤，（御覽休徵部一引。）等有此說。又天官書於辰星之占，曰：

其當效而出也，（色）黃爲五穀熟。

按占經辰星占一引識緯書春秋有此說。於景星，天官書曰：

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出於有道之國。

按孝經援神契作「惠至八表則景星見」，（禮運正義引。）春秋感精符等皆有之，說大同小異，唯孫氏瑞應圖說與天官書全合，其多出之句則與識緯諸書合，可見識緯書本有此二句，引家刪節，獨孫氏瑞圖猶存舊文也。

亦有說見於天官書而識緯輯本今無其文，然可以以類求之者，如天官書曰：

歲（星）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辰出，曰爲長王，作作有芒，國其昌，熟穀。

孝經援神契則曰，「歲星入心，五穀登」。（占經歲星占二引。）春秋文耀鉤則曰，「歲星之虛，五穀大熟」。（歲星占三引。）如此之等，與天官書說不甚相遠，豈天官舊說，史遷所不錄，而識緯書獨傳之歟？抑其爲後出之說歟？

史記天官書者，蓋史遷論次戰國以來史氏舊說，斷以己意而成一家之書。其言曰：

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祲祥不法。

又曰：

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爲主命。自是之後，竝爲戰國。臣主共憂患，其察祲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縱橫者繼踵，而臯、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

此等處似史公不甚依古，而於時說亦不輕置信，故又曰：

夫自漢之爲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歷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皆以爲占。余觀史記，考行事，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

然史公自敘則曰：

星氣之書多祿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論集其行事，驗於軌度，以次作天官書。

史公似矛盾，已云前人說不經，又云推其文考其應不殊，而論集其行事，以爲天官書。可能之解釋，厥爲史公已不盡依前人之說，而亦未嘗不「擇善而從」。唯然，故天官書之說有與甘、石二家合者，如老人星之符應，石氏略同，（占經六八老人星占二九。）是其例。（又參考漢書天文志王先謙補注。）

由於史遷天官書之作，嘗受戰國以來天官學者之暗示，影響，故天官書中符應之說，亦可能包含不少戰國間舊說之成分。然戰國間人之于春秋以前流傳之緒，蓋亦不能無所師承。殷商一代，天文知識，甚爲豐富，詩，書，左傳中有若干星象之說，可以上溯卜辭，已爲今日學術界公認之事實。（參考胡厚宣甲骨文中之天象記錄，竺可楨二十八宿起源之時代與地點。）天官書之取材，既已介乎古「近」之間，然則古史官禎祥符應之說，雖無較早之載籍可憑，不得已而求諸天官書，天官書之于古史官舊說，倘其猶有具體而微之意乎？

（3）史典 符應中，凡神怪事物，可以由無知識之巫祝之徒率意附會，至於國家所寶之名物及四裔來貢諸珍品，如此之等，符應說中多有之，此恐非巫祝之輩所能杜撰。此類知識，大抵出自歷世相傳之史官古記。

較舊之史典，有周書王會，其書記周公時四夷入貢之物事，其目有：

青馬黑麒，謂之母兒。大麋。（孔注，麋似鹿。）前兒。若獼猴，立行，聲似小兒。在子。□身人首，脂其腹，炙之霍則鳴曰在子。（揚州）禺禺，魚名。

解險冠。（一作寇。）鹿。鹿者，若鹿迅走。雖馬。（舊駕一角，大者曰麟也。）

（青丘）狐九尾。輝菰。去羊也。白鹿。白馬。乘黃。似騏，背有兩角。海蛤。（蛤，文蛤。）蟬蛇。順食之美。文蜃。（文蜃，大蛤也。）

玄貝。（照貝也。）大獬。桂。羆。（其皮可以爲鼓首。）茲白。若白馬，鋸牙，食虎豹。尊耳。身若虎豹，尾長三尺，其身食虎豹。閭閻。（射禮以閭象爲射器。）

險冠。鵠犬。露犬也，能飛，食虎豹。星施。星施者，珥旄。（旄所以爲旄羽耳。）羊。牛之小者也。鼈封。若鼈，前後有首。

鱗（鱗），獸也。鳳鳥。戴仁，抱義，掖信，歸有德。鸞鳥。比翼鳥。（不比不飛，其名曰鸞。）皇鳥。（配於鳳者也。）文翰。若皋雞。（鳥有文彩者。皋雞似鳧，冀州謂之澤特也。）孔鳥。（孔與鸞相配也。）丹沙。闍采。（采生火中，色黑，面光，其堅者鐵也。）桴苴。其實如李，食之宜子。費。其形人身，技踵。白笑，笑則上脣翕其目。食人。北方謂之吐嚙。狴狴。若黃狗，人面，能言。善芳。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嚙羊。羊而四角。叩叩距虛。善走也。距虛。（獸也，驢騾之屬。）玄模。（模，白狐。玄模則黑狐也。）青熊。黃熊。菽。（戎菽，荳藥也。）白虎。黑豹。駒駼。（馬之屬也。）白牛。文馬而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古黃之乘。每牛。牛之小者也。狡犬。巨身四尺。玉目。（玉之有光明也。形甚小也。）比閭。其華若羽，伐其木以爲車，終行不敗。菅（菅草，堅忍。）大竹。鼈。鼓，鍾。鍾牛。（貢鼓及鍾而似牛形者。）翟。（鳥。）翡翠。所以取羽。

以上狐九尾見中候考河命等。（清河郡本等。亦見孫圖。）白鹿見禮斗威儀等。（藝文類聚祥瑞部等引。亦見孫圖。）乘黃見禮含文嘉等。（占經石氏中官占等引。亦見孫圖。）鳳鳥，皇鳥見樂稽耀嘉等。（古微書等引。）鸞鳥見孝經援神契等。（類聚祥瑞部等引。亦見孫圖。）孔鳥，蓋卽孔雀，見春秋元命包等。（古微書等引。）白虎見孝經援神契等。（類聚祥瑞部等引。亦見孫圖。）文馬赤鬣卽古黃之乘，見中候考河命。（清河郡本。亦見孫圖。）亦有不見於今本讖緯而孫氏瑞應圖有之者，如鮑犬，叩叩距虛，黑豹，駒駼是也。蓋讖緯佚之。

按周書稱及太子晉，當成於靈王之後。然其書春秋時已有之，蓋戰國以後又展轉附益，故不免駁雜。（參考四庫總目別史類。）王會記周公之事，殆可能爲早期遺文。

次又有記成王將崩時事之願命，其中頗敘述傳世珍寶，如曰：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僞孔傳，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三玉爲三重。夷，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

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盾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盾國所爲舞者之衣，皆中法。大貝，如車渠。鼗鼓，長八尺，商周傳寶之。）

按，大貝說見禮斗威儀（稽瑞頁四九等引。）春秋運斗樞等。（藝文類聚珍寶部等引。亦見孫圖。）玉璧見孝經援神契（御覽珍寶部八等引。）至於河圖之爲符應之說，連篇累牘，毋論已。（古河圖與識緯之河圖名同實異，別詳河圖解題。）

出於後人所編定之禹貢，其中記方物，荊州有丹，大龜。雍州有琅玕。未云，錫禹玄圭，以告成功。按此數事皆識緯家所謂符應事物，大龜卽神龜，諸書屢見。琅玕見孝經援神契。（占經器物休徵占引。）禹受玄圭見樂稽曜嘉。（禮檀弓上正義引。）丹蓋卽丹沙，見禮斗威儀（御覽藥部二引。）

又有所謂殷商貢典者，王會引之，云是伊尹所作。其事物有：

魚皮之鞞。（孔注，鞞，刀削。）鰓之醬。（鰓，魚名。）鮫散。（鮫，一作鮫。孔注，盾也，以鮫皮作之。）珠璣。瑤琨。象齒。文犀。翠羽。菌鸛。（可用爲旌。）短狗。（狗之善者也。）丹青。白旄。紕蜀。（王應麟補注，何承天纂文曰，紕，氏屬也。）江歷。（珠名。）龍角。（龍解角得也。）

神龜。橐駝。白玉。野馬。駒駖。馱騾。良弓。

以上諸事於識緯見之者，翠羽蓋卽翡翠，見孝經援神契（稽瑞四一等引。）瑤琨卽玳瑁，一作瑇瑁，見同上。（御覽珍寶部六引。亦見孫圖。）白玉見禮稽命徵（初學記珍寶部等引。）等（亦見孫圖）。文犀，未詳，孝經援神契有犀角戴通，（御覽休徵獸類引。）疑是也。駒駖，馱騾，見孫氏瑞應圖。按，孫圖之說，出於識緯，識緯多遺佚，故說或相應，或不相應爾。

禹貢及所謂伊尹所作之貢典，余不知其是否亦有若干早年之材料，然識緯家據之以皮傳其符應說，其意義與引用王會，顧命之篇同，殆爲事實。（解見後。）

識緯符應之說，依據史典，約略如上所示例，文獻不足，其詳不可得聞矣。

以上敘述古符應之說出於史官，凡有巫祝，占候，史典三事，其說已竟。私意以爲識緯出自鄒書，而鄒書蓋亦多所採襲，匪由馮空虛構。史記歷書云，「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紀

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禡祥廢而不統。其後戰國並爭，在於彊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遑念斯哉。是時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孟荀列傳云，鄒書「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因載其禡祥度制」。是鄒子明於古星曆之術之徵也。又云，「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與上述古史典之記珍奇事物者相應，是鄒子博綜史典之一啓示也。由是言之，鄒書雖云「怪迂之變」，亦非漫無根據，略可知也。

復次，讖緯之先，出於鄒子之徒。鄒書符應事物已甚富贍，則讖緯符應之說，亦必大體本之於鄒，蓋當然也。顧其間有可疑者二事：第一，鄒書十餘萬言，摭拾之富，故不成問題；但其書成一家言，故亦不能徒事剽竊，是必有其獨特之勗說，即如古史典中物類，除極少數外，大都無甚神怪，徒以其稀罕，或者祖宗積世傳授，國家所寶，本無所謂瑞。以遠方稀罕之物爲珍，意亦猶此。且四裔之獻，國有專典，所謂「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周書職方解。）所謂「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魯語下。）是也。本出政令，何神之有？而讖緯家之所謂符應者則觀念夙乎不同，曰天人之所感召，福祥之所表徵，不期而物自至。史公所謂「怪迂之變」，此殆其一端歟？將鄒書厥初止列中國海外「水土所殖物類所珍」，讖緯家加以誇飾，遂有靈瑞之說歟？

第二、鄒子終始大聖之篇，由史遷所敘述者觀之，似未嘗雜神仙之說，而秦漢間符應說有之。（詳下章。）鄒衍別有重道延命方一書，專言神仙之事，其徒海上燕齊方士所以迷惑時君者，即此類說也。而出於方士之符應說，亦多有此類思想，則不知鄒衍符應內容本來如此耶？抑方士「怪迂阿諛」，取鄒氏二書者（終始大聖之篇與重道延命方。）通而一之，以求「苟合」耶？鄒子符應，託始黃帝，而秦漢間求仙之說，亦以黃帝爲中心人物。終始大聖之篇無傳書，其符應內容，無從知其所屆。然秦漢間符應中神仙之說與鄒有密切關係，此則可無疑也。

叁 符應說在秦與西漢間

「符應」之說雖自古有之，然其能在秦漢間發生重大之作用，則鄒衍之徒海上